

彙初新志十



虞初新志卷十八

小嫗嬾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聖師錄

王言慎旃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首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爲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輪稻、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爲祿山作舞、昭宗之儼、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鷗、殉帝于海、是物知有

君臣也。鳶哀其子而鴈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鵠死，殉其雄，郡佐之鵠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監城之湖有烈鳶，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鵠，弋鵠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補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子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州之騾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抱哭之母，狽獾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仁魚傷鬻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

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以
殉。羊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德，
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璆之誣，
殺夾道蝌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
守命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
之不若者眾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爲聖師錄。
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間
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
不備耶。

白鵝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
白鷗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
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
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
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
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
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率衣。旋舞不釋。遂
引之歸。後盧死。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千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邱。

顧敬亭。緣圃。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紮其足。立之。有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

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

獲。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遂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求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蠋其雄驚墜。貓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前在獄數日已不

李

堪鷓鴣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
過隴山者鷓鴣必干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
華寄聲

李邁菴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
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鸚鵡

高郵有鸚鵡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
旬餘有鸚鵡一班借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
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
懸尾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爲烈鸚

而競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鶴碑。

衛衙梓巢鵲父死于弩。頃之眾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自空來。闕闕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爲鳥博。

蛇相救也

華亭董我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鶴，純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墮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鶴巢焉。雌鶴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鶴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驚也。雄鶴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而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鶴羣集，視其雛，咸向雌前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鷺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卽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鵲

江浙平章夔夔家養二鵲。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鵲詩弔之。

鵲

天寶末。德倩沈朝家有鵲。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鵲。

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遇郡人饋以鵝。頸爲盒擔。歷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死于柩下。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眾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已雛入宿。人皆見。

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慟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雞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

人

杖

廣

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欽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指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受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乃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眺
鄭新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
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
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
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
。甯死取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
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
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

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卽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卽以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蕨，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耳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蒲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

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揄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跑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室。雜殺于室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

猴卽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窖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眾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眾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

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
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
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
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
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
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尙隨乳。將利刃銜至車薄
內。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

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
蕪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
入水濕身來臥。處週週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卽滅。
犬因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
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
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
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
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
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問絕委地載

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闌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日：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日：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
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祭門。生狄靈慶。慶曰。
吾聞出卽君者。厚寬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
故肯難歸汝。若殺卽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
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狻狗。戲。死後年
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卽向
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
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
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

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趨章華。旣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園。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

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
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
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
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劾
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于邱隴。則留犬
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躡土成。叩首叩
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
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
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

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
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
狗得食不噉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籠狗
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刺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
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
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潤而收養一日
醉寢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嗥吠又銜
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相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
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偃僂常策
杖行邑里中入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
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泔之。後歲餘叟病寒臥
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
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蔽
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
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
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

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
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大由水竇出
至莊鳴吠屠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
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閭門賴以不餒愈愛畜
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
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
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
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
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迷

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頗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眾以爲異。執之。到官託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

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園歎鳴躍不已歎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屍石甬取其馬去歎爲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挾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

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齧
搖尾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
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
試能豎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爲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
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于
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
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異再遇。至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
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雪。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馱
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圍
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奪迅。
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
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
以聽。茫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
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
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
陸某陸充長乘馬自本郡夜歸姚候至中途無
人操刃伏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踟躕不進陸加
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
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
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
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寃馬卽
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
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

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澆出本色。母子皆跳躅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傑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內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躡躅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

所乘白驃，踣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
甬，瞑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驃，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驃抵逋子人，驃
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送歸。王西樵吏部與
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驃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刳其母，縛
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
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稚其事，刳宰及迴，
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屠徧

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貧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舖商忽小民適其地嚮入懷爲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帽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鬚觸傷見見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鼈

宋傳慶中一士夫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

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箬笠復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

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於泥其體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鼻以過餽沈歎其義遂命折餽終身不復食蟹

蚶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蚶蚶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

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逡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鷺鳥。

樓初刻志 卷十一
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菴相公一
清令家伴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卽撲殺之嘗見一
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
避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
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
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鈕 琇 王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侗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

遂不屑事舉子業。晚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
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
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
十五丈。日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
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
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
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
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
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
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

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卽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鑿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葳蕤，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眾官

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眾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擺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眾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眾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閻難叩幸邁奇緣亦願隨往眾曰汝濁世凡人

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眾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賫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宝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四；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

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
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
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曰波，搖
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
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眾指
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
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
闕在望矣。既而及關，賚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
宝詣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
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

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
測量。門下天卿四員，窵笏傳旨，令贲貢官入昊天
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眾役叩首門外，
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忽不斷而已。隨有星
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
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
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眾登
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
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
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眾件在池，宣命一鬼

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尙何悲哉。候有闔船過此。當俾汝歸。口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闔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闔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滿於番貨。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

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曉

虞初新志卷十八終